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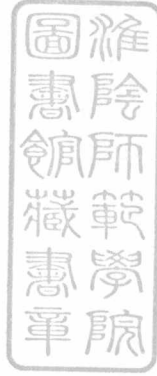
陶庵夢憶

〔明〕張岱著
樂保群注



1480952

陶庵夢憶



【明】

張岱 著
樂保群 注



淮陰師範圖書館 1480952

紫禁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庵梦忆 / (明) 张岱著; 栾保群注释. —北京:
紫禁城出版社, 2011. 9

ISBN 978-7-5134-0185-2

I. ①陶… II. ①张…②栾… III. ①笔记—中国—
时代 IV. ①K248.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5504号

陶庵夢憶

著 者:【明】张 岱 栾保群 注

责任编辑:江 英

特约编辑:郎 寰

装帧设计:李 猛

出版发行:紫禁城出版社

地址: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:100009

电话: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010-65129479

网址:www.culturefc.cn 邮箱:ggcb@culturefc.cn

印 刷: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15.25

字 数:100千字

版 次:2011年9月第1版

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~5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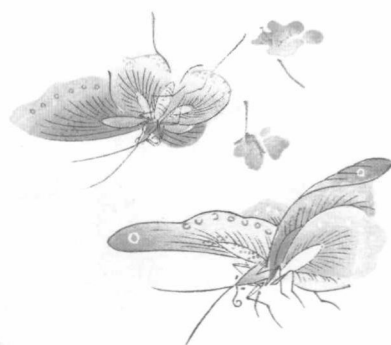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978-7-5134-0185-2

定 价:56.00元

1480825

蘭韻夢

蘭韻夢



十竹齋珍藏

十竹齋

出版說明

一，上個世紀，一位日本漢學家松枝茂夫想把張岱的《陶庵夢憶》介紹給日本讀者，對於《夢憶》中的一些名物不太清楚，曾就教於周作人。知堂老人除了一一做了解答之外，又說道：「張宗子此等書大抵有似江戶時代之佳作，從來研究不充分，參考困難，一讀頗有趣味，若要仔細解釋則難點甚多耳。」這當然是對的。以同為越人而又博學強記的周作人尚且感到文字難點甚多，可知為讀起來似很容易的《夢憶》加注並不是太輕鬆的事。但我認為，除了時地的隔膜而造成的名物懵懂之外，《夢憶》這本書本身也有些問題，那就是文字的錯誤。比如《方物》一則中的「黃鼯馬牙松」，周汝昌先生就指出，應是「黃芽馬糞松」之誤。像這樣的版本錯誤，《夢憶》中尚有不少，如果迷信原書，對錯訛的文字強作解人，那只能是受累不討好了。

《夢憶》版本簡單，最早的刻本僅有乾隆時《硯雲甲編》一卷本（即所謂「甌山金氏本」）和王文誥刻的八卷本（即所謂「王見大本」），一卷本僅一卷四十三篇，王刻却是八卷一百二十三篇，但硯云本中有四篇為王刻所無，另有些文字也為王刻所刪去。本注本則遵上海古籍出版社夏咸淳注本之例，把王刻所闕部分補入。

至咸豐時又有粵雅堂八卷本（下簡稱咸豐本），則是據王本（下簡稱乾隆本）所刻，只是刪去每篇

后面的「純生氏曰」。二本相讎，文字亦間有差異。乾隆本中有些錯字為嘉慶本所糾正，但有些本來不錯的字却也被妄改了。如卷一《硯園》「以鄰居小戶，則闕而安，則水之。水之用盡，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」一段，兩個重疊的「水之」被咸豐本刪落一個，則文理欠通；《葑門荷宕》中「舟楫之勝以擠，鼓吹之勝以襍（雜），男女之勝以溷」，咸豐本「襍」字作「集」，顯系涉形而誤，頗傷文義。這次整理大抵是以乾隆本和咸豐本二本參照，擇善而從，有些重要的異同則在注文中寫明。其間得失，細心的讀者自可與坊間諸本對勘。

另外又間有字句可疑，為二本所同，因無從尋找別本對讎，只好求助於理校。如卷一《天硯》有「少年視硯，不得硯醜」句，不知所云，可從張岱自己的文字，如卷四《張氏聲伎》篇中「以碧眼波斯，尚能別其妍醜」之句，臆「不得硯醜」為「不得妍醜」之誤。卷六《朱氏收藏》中有「欲賣盡『坐朝問道』四號田」語，由張岱所著《快園道古》中一則可知「賣」字應是「買」字之誤。卷四《兗州閱武》中「三弦、胡撥、琥珀詞、四上兒密失、又兒機」，由張岱之友劉侗所著《帝京景物略》可知為「三弦、胡撥四（琥珀詞）、土兒密失、又兒機」之誤。諸如此類，很有一些，俱見於注釋，一般對原文並不作改動。

二，陶庵《昌谷集解序》有云：「長吉詩自可解，有解長吉者，而長吉遂不可解矣。劉須溪以不解解之，所謂吳質懶態，月露無情，此深解長吉者也。吳西泉亦以不解解之，每一詩下，第箋注其字義出處，而隨人之所造以自解，此亦深解長吉者也。」

我覺得注陶庵文字亦應如是。《陶庵夢憶》是才人之文，其中妙語俊語隱語警語，只好憑讀者自己

的閱讀能力和悟性來解決，當然也不是就不能說清，但注釋者連篇累牘，辭費不說，也正如在劇場絮絮叨叨為鄰座解說劇情，不但視人如白癡，也讓人頓失欣賞品味的情趣，甚至大煞風景的。

近年《夢憶》的注本已經有了一些，良莠不齊，個人私見，以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夏咸淳先生注本用力最勤。所以本編對夏注多有借鑒，像《朱文懿家桂》中的「香山」一語，困惑已久，全賴夏注一語解破，真有相見恨晚之感。

三，古籍整理中總要在前面介紹一下作者的生平及文章的價值，但對張岱的這本書來說，自然是應該免掉了。一是讀者對張岱並不大生疏，二是讀者讀完此書，應該能得到比一般前言的介紹更多的瞭解，三是如果還想知道更多，則對我是力不能及，只能做文抄公，近年出了很多研究張岱生平、文章的專著，就我見，胡益民先生的《張岱評傳》和張則桐先生的《張岱探稿》，都是很開人耳目，值得讓張岱的愛好者認真一讀的。

所以藏拙之巧，就是在前面借用知堂先生在八十多年前為《夢憶》所寫的序，書後借用了張岱的《自為墓誌銘》。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為《陶庵夢憶》諸篇做一個簡單的繫年，附於書末，也許對讀者有些幫助。關於《自為墓誌銘》，多說一句：常見人引此銘，多注意「少為纨绔子弟」以下「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嬖童」等十餘「好」，以為張岱寫照，其實我覺得張岱對自己的評價乃在「七不可解」，張岱對自己的評價是有些自豪的。

四，五年前曾為山東畫報出版社編印過一本《陶庵夢憶》，其中選用了《十竹齋箋譜》中的部分圖

畫作為一種別致的「插圖」。印出之後，讀者反響還不錯。這次借着出版《夢憶》注釋本的機會，故伎重演，利用書頁間的空白，盡量多選印一些。《十竹齋箋譜》現在已經成了價格不菲也難得為普通讀者一見的珍品了，我們用這種辦法來把它介紹給喜歡晚明文化的讀者，希望不會誤以為強制推銷。因為誰都明白，這裏要說有附驥之嫌的，應該只有我的注釋了。

最後應該補充說明的是，十竹齋主人胡曰從，年長張岱十餘歲，也早十餘年辭世，兩人是同一時代人，又都享高齡。而且胡曰從也是多才多藝，曾官中書舍人，棄官歸隱後，因精書法善繪事，又經營版刻，把中國的版畫藝術推到了最高峰。明亡之後，三十年不出居舍，其志操氣節也與張岱相匹。這也可以作為把二書合璧的又一個理由吧。

葉保群

二〇一〇年一月

陶庵夢憶序

周作人

平伯將重刊《陶庵夢憶》，叫我寫一篇序，因為我從前是越人。

光緒二十三年，祖父因事繫杭州府獄，我跟着宋姨太太住在花牌樓，每隔兩三天去看他一回，就在那裏初次見到《夢憶》，是《硯雲甲編》本，其中還有《長物志》及《槎上老舌》，也是我那時所喜歡的書。

張宗子的著作似乎很多，但《夢憶》以外，我只見過《於越三不朽圖贊》，《琅嬛文集》，《西湖夢尋》三種，他所選的《一卷冰雪文》，曾在大路的舊書店中見過，因索價太昂未曾買得。我覺得《夢憶》最好，雖然文集裏也有些好文章，如《夢憶》的紀泰山，幾乎就是《岱志》的節本，其寫人物的幾篇，也與《五異人傳》有許多相像。《三不朽》是他的遺民氣的具體的表現，有些畫像如姚長子等未免有點可疑，別的大人物恐怕多有所本，我看王謔庵像覺得這是不可捏造的，因為它很有點兒個性。

《夢憶》大抵都是很有趣味的。對於「現在」，大家總有點不滿足，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，總是有點迷惘似的，沒有玩味的餘暇。所以人多有逃現世之傾向，覺得只有夢想或是回憶是最甜美的世界。講烏托邦的是在做着滿願的畫夢，老年人記起少時的生活也覺得愉快，不，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：這並不一定由於什麼保守，實在是因為這些過去才經得起我們慢慢地撫摩賞玩，就是要加減一兩筆也不

要緊。遺民的感歎也即屬於此類，不過它還要深切些，與白髮宮人說天寶遺事還有點不同，或者好比是寡婦的追懷罷。

《夢憶》是這一流文字之佳者，而所追懷者又是明朝的事，更令我覺得有意思。我並不是因為民族革命思想的影響，特別對於明朝有什麼情分，老實說，只是不相信清朝人——有那一條辮發拖在背後會有什麼風雅，正如纏足的女人我不相信會是美人。

《夢憶》所記的多是江南風物，紹興事也居其一部分，而這又是與我所知道的是多麼不同的一個紹興。會稽雖然說是禹域，到底還是一個偏隅小郡，終不免是小家子相的。講到名勝地方原也不少，如大禹的陵，平水，蔡中郎的柯亭，王右軍的戒珠寺，蘭亭等，此外就是平常的一山一河，也都還可隨便遊玩，得少佳趣，倘若你有適當的遊法。但張宗子是個都會詩人，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，山水不過是他所寫的生活的背景。說到這一層，我記起《夢憶》的一二則，對於紹興實在不勝今昔之感。

明朝人即使別無足取，他們的狂至少總是值得佩服的，這一種狂到現今就一點兒都不存留了。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，紹興的風水變了的緣故罷，本地所出的人才幾乎限於師爺與錢店官這兩種，專以苛細精幹見長，那種豪放的氣象已全然消滅，那種走遍天下找尋《水滸傳》腳色的氣魄已沒有人能夠瞭解，更不必說去實行了。他們的確已不是明朝的敗家子，却變成了鄉下的土財主，這不知到底是禍是福！「城郭如故人民非」，我看了《夢憶》之後不禁想起仙人丁令威的這句詩來。

張宗子的文章是頗有趣味的，這也是使我喜歡《夢憶》的一個緣由。我常這樣想，現代的散文在新

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，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，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。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，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，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。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，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，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，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於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。

張宗子是大家子弟，《明遺民傳》稱其「衣冠揖讓，綽有舊人風軌」，不是要討人家歡喜的山人，他的灑脫的文章大抵出於性情的流露，讀去不會令人生厭。《夢憶》可以說是他文集的選本，除了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，我覺得有幾篇真寫得不壞，倘若我自己能夠寫得出一兩篇，那就十分滿足了，但這是欲羨不來，學不來的。

平伯將重刊《陶庵夢憶》，這是我所很贊成的：這回却並不是因為我從前是越人的緣故，只因《夢憶》是我所喜歡的一部書罷了。

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五日，於京兆宛平。

子陵

星輝猶燦爛山色
向甚鬼十竹齋



自序

陶庵國破家亡，無所歸止，披髮入山，駭駭為野人。駭駭：驚懼貌。駭，原書作「駭」，即「駭」字異體。本書全改正體，後不再說明。故舊見之，如毒藥猛獸，愕窒不敢與接。愕窒：愕然而僵，不相通語。作《自挽詩》，陶淵明屬續之際，自作《擬挽歌辭》三篇。張岱《張子詩社》存《和挽歌辭》三首，其一云：「張子自覓死，不受人鬼促。義不帝強秦，微功何足錄。出走已無家，安得狸首木。行道或能悲，親舊敢撫哭。我死備千辛，世界全不覺。千秋萬歲後，豈遂無榮辱。但恨《石匱書》，此身修不足。」每欲引決。引決：自盡。因《石匱書》其未成，《石匱書》，張岱所著有明一代史籍，自洪武至天啓，二百二十卷，現存二百零八卷。《鄉嬛文集》卷一《石匱書自序》略云：「余家自太僕公以下，留心三世，聚書極多。余自崇禎戊辰，遂泚筆此書，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，攜其副本，屏跡深山，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。不顧世情，復無忌諱，事必求真，語必務確。五易其稿，九正其訛，稍有未核，寧闕勿書。故今所成書者，上際洪武，下訖天啓，後皆闕之，以俟論定。」尚視息人世。此處張岱以司馬遷自勵。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所以隱忍苟活，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。」又云：「僕竊不遜，近自托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理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適會此禍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。僕誠已著此書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。」然瓶粟屢罄，不能舉火，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，只是沒有糧食吃而直截餓死，無須別的緣由。「不食周粟」，還是後人粧點語也。《史記·伯夷叔齊列傳》：「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，互讓其國而出逃。值武王東伐紂，伯夷、叔齊叩馬而諫。武王既滅殷，而伯夷、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，遂餓死。張岱言「不食周粟」為司馬遷粧點語，意謂本無粟可食，總歸要餓死，所以為義而死只是粧點的好話也。

飢餓之餘，好弄筆墨，因思昔人生長王、謝，王、謝：東晉時王導、謝安並為賢相，出處關係着東晉國運。二家簪纓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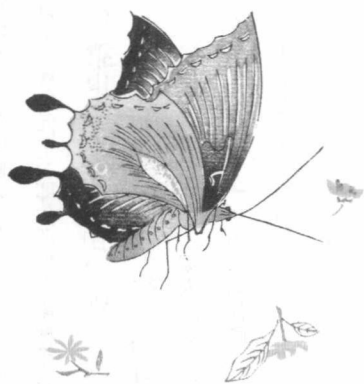
繼，人材眾多，且世繫較長久，為眾豪族中最有名者，故一般以王謝作為豪門的代稱。頗事豪華，今日罹此果報：以笠報顛，以糞報踵，糞：草鞋。仇簪履也；以下俱為「以：報：仇」句式。諸「報」字，皆「報應」之意，用在文章中，自有其感情色彩。但在對文句的理解上，就不能太拘泥。比如此句，用白話來說，就是：現在頭上只能戴竹笠，腳上只能穿草鞋了，這就是對過去穿履戴簪的報應。以納報裘，以苧報絺，仇輕暖也；納為布袍，裘為皮衣。以藿報肉，以糲報粳，仇甘旨也；藿，野菜。糲，粗米。粳，此指精米。《楚辭·離騷》：「精瓊靡以爲糧。」以薦報牀，以石報枕，仇溫柔也；薦，草席。以繩報樞，以甕報牖，仇爽塏也；以繩為門樞，以甕片為窗牖，極言室陋。爽塏：高爽乾燥的房屋。以煙報目，以糞報鼻，仇香豔也；以途報足，以囊報肩，仇輿從也。種種罪案，從種種果報中見之。

雞鳴枕上，夜氣方回，因想余生平，繁華靡麗，過眼皆空，五十年來，總成一夢。今當黍熟黃梁，唐陳翰《異聞記》：開元十九年，道者呂翁，經邯鄲道上邸舍中，遇邑中少年盧生，言笑殊暢。久之，盧生乃發歎：「大丈夫應取功名方能適意。」言訖，目昏思寐，是時主人蒸黃粱為饌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：「子枕此，當令子榮適如志。」其枕瓷而竅其兩端，生俯首枕之，寐中，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，舉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娶清河崔氏女，舉進士，登甲科，歷官至宰相，榮華富貴，崇盛赫奕，一時無比。末節頗奢蕩，好逸樂，後庭聲色皆第一。前後賜良田甲第，佳人名馬，不可勝數。後年漸老，屢乞骸骨，不許，及病，上遣表於帝，其夕遂卒。於是盧生欠伸而寤，見方臥於邸中，主人蒸黃粱尚未熟。車旅蟻穴，唐李公佐《南柯太守傳》：淳于棼，家住廣陵郡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。淳因沉醉，昏然若夢。見二紫衣使者，跪拜曰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」生不覺隨二使上車出戶，驅入穴中。生見山川風候，與人世甚殊。又入大城，題曰「大槐安國」。國王招生為金枝公主駙馬，榮曜日盛，次於王者。王又任生為南柯太守，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謠。後公主薨，生罷郡還國，威福日盛，王疑憚之，因命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里。」王顧左右以送生，俄出一穴，見本里閭巷，

不改往日。二使者引生下車，入門升階，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。生遂發寤如初，斜日方西，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。生呼二客而語之，尋槐下穴，上有積土，以為城郭臺殿之狀，有蟻數斛，隱聚其中，即槐安國都也。又窺一穴，直上南枝可四丈，即生所領之南柯郡也。當作如何消受？遙思往事，憶即書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懺悔。不次歲月，異年譜也；不分門類，別《志林》也。《志林》：蘇軾有《志林》，或稱《東坡志林》，傳本較多，其中有的版本是按門類而編者。偶拈一則，如遊舊徑，如見故人，城郭人民，翻用自喜，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。癡人前不得說夢：宋僧惠洪《冷齋夜話》卷九有「癡人說夢夢中說夢」條：「僧伽（即後世所說的泗州大聖）於龍朔中游江淮間，其跡甚異。有問之曰：『汝何姓？』」答曰：「姓何。」又問：「何國人？」答曰：「何國人。」唐李邕作碑，不曉其言，乃書傳曰：「大師姓何，何國人。」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，李邕遂以夢為真，真癡絕也。」癡人說夢，本為成語，謂癡人以夢話為真也。今顛倒用之，則以前朝舊事為夢，而自嘲為癡人。

昔有西陵脚夫為人擔酒，西陵脚夫：西陵，鎮名，又作西興，在杭州錢塘江之西，屬蕭山境，蘇小小墓在焉。因是水陸碼頭，脚夫多集中於此，人稱「西興脚子」。失足，破其甕，念無所償，癡坐佇想曰：「得是夢便好！」一寒士鄉試中式，方赴鹿鳴宴，自唐代以迄明清，於鄉試放榜次日，宴請新科舉人和內外簾官，歌《詩經》中《鹿鳴》篇，因稱「鹿鳴宴」。恍然猶意非真，自嚙其臂曰：「莫是夢否？」一夢耳，惟恐其非夢，又惟恐其是夢，其為癡人則一也。余今大夢將寤，猶事雕蟲，雕蟲：揚雄以文章詞賦為「雕蟲篆刻，壯夫不為」。又是一番夢囈。因歎慧業文人，慧業：佛教語，此即指天生聰明敏慧。名心難化，正如邯鄲夢斷，漏盡鐘鳴，盧生遺表，猶思摹拓二王，以流傳後世，盧生於黃梁夢中官至極品，年老病篤，遂上遺表而卒。而「猶思摹拓二王」，則是張岱發揮以自嘲。二王，羲之、獻之父子，並以書名世。已經要死了，所上遺表還要講究書法，可見「名心難化」。張岱這一發揮是借用湯顯祖《邯鄲夢》第二十九折情節，原劇大略為：盧生道：「叫大兒子將文房四寶，

掃席焚香，待我寫下遺表，謝了朝廷，便死瞑目矣。」其妻道：「公相不煩自寫。」盧生道：「你不知，俺的字是鍾繇法帖，皇上最所愛重。俺寫下一通，也留與大唐家作鎮世之寶。」則其名根一點，名根：好虛名的業根。堅固如佛家舍利，即舍利子，佛教徒遺體火化後留下的堅硬珠狀物。劫火猛烈，猶燒之不失也。



十竹齋珍藏

目錄

自序——

卷一

鍾山——三

報恩塔——六

天台牡丹——七

金乳生草花——八

日月湖——一〇

金山夜戲——一二

筠芝亭——一三

斫園——一四

葑門荷宕——一五

越俗掃墓——一六

奔雲石——一七

木猶龍——一九

天硯——二一

吳中絕技——二三

濮仲謙雕刻——二四

